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方正第五

陳寔及紀並已見

東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
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
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
不拔門庭賓客徵聘不就閭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
門而實客徵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
交承推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軺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不顧吾今可爲之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
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荊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
情介意薄其位而乞假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慊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叙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形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慙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
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
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
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
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

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當幷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
東將軍密欲立楚王虎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椽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白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殉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梁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荆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矣羽飛曰孤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謫萬方有一老夫敖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鄀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儻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雅博暢正始中蔣軍書奏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道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魏略曰毓字士季少聰慧有才學年十三四與兄會俱詣父繇繇使賓客難之賓客以其小兒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覆玄玄正色曰吾雖刑餘爲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漸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老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必爲拜與陳本母前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

高貴鄉公髦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詗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逼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拔劍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自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先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郝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第內外咸共逼之壐逆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

宋本無曰字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
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
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閒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
厲声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
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後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頗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
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逸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
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
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
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既重長適又懷齊王
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
進卿可與荀有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
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賢如初上默然
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太業遣和嶠荀勗
往觀察之既見勗稱勗曰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
嶠曰皇太子聖質太多僞而欲厌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
聞之莫不稱嶠爲忠不阿諛校之二說而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
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
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朝往姊間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

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稽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不遣常山主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悲謂王濟諫請無數又累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尺布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臣注曰言一天布一斗米粟可舂而共衣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容也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与下脫甄德字宇本誤同宇本無之字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

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大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

荀勗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操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開議曰昔

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牛不充呈郡轉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詰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鄒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　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之道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鄒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鄒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求攻代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虐亂朝綱以帝舅之尊威震海內冏府僚屬多出自寒門冏皆引爲心腹委以事任與參謀議於是天下之人皆歸心於冏冏驕恣日甚乃大興宮室侈擬乘輿又違先帝法度妄有制作廣收財賄以自奉養賞賜之物不可勝計冏又以帝親弟之重居藩在遠不得朝覲遂爲長史葛旟所誘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冏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名曰旟字景治齊王冏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倫既誅冏復朝覲遂爲長史葛旟所誘旟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
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屯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
子勉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徼見一麈舉弓而射即中
麈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盧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時爲冀州刺史與崔
手迹便嗷歎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亾人而入其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大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環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告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盞可願兒愛恩從此
別幽絕傷肝脾充取兒金盞及詩忽不見二車虎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佘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決父
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
通也充詣市賣盞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歎
有一老婢問充得盞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
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崔少府女未嫁而亾家親

宋本無矢字
晉書地理志引杜預春秋土地名亦有矢字
疑宋本疏

痛之贈一金盌箸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箸績其後生植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敬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

晉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云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風土以爲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從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九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畢懇切中興書曰卿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卽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旣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調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已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見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要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要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裒字幼儒陳郡文熊中興書曰石字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遺女裁得爾耳

嵩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往別叔治流涕周侯曰卿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去鄧粲晉紀曰周嵩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軍司馬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弔馬嵩被害王敦使人買顗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衒之徵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既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悉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爲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舍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東海王文孝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固彊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旋欣然遂爲終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盛於時幃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酣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靣奏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爲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狠抗
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爲東宮率華門外與顗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矣諸曰君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
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
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而平子大
將軍因欲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
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
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柄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
手引大將軍帶絕與
甚苦乃得上屋上久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
帝聰明欲以不孝
太眞所說溫嘗為東宮
溫來敦便奮其威
小人無以測君子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宰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大
有大臣朝廷傾擾豈可草間求活按身胡虜邪乃哭
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有餘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又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貢江至於蔣山唯待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王師敗績唯待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憶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景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嘗伯子狄臣子宰亦嘗士伯以瓜衍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獲狄由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焉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卓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令術勸羣酒以釋憾羣在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因衆坐戲語

臣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在臣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鼓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鳩也者非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

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散而逃碩猶據石頭潰峻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楊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愾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并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左顧者數過及後綰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在御道逢匡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曰師以開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

爲鴆衆鳥猶惡其眼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遁而未實德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頷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尊絕晉紀曰初有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兄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怒及今侃將赴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諮議參軍梅陶諫敦方止厚礼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

梅陶非顧也顧見陶公止之顧曰梅仲真鄴明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諱字道明濟陰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親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等以康皇子幼弱欲立長君何亮謂宜奉皇子京騏還言於帝曰冰不宜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亢自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兼善弄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延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冰相問訊甚至為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遞作兒女子相問庾聞迴謝之請其語言

王隱晉書曰垣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諸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先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耶

晉曰温嘗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劉識者以温爲將也長

桓甚有恨容劉尹

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

侍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虎之別傳曰虎之從伯導謂虎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李子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
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敢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和
亮第三子拔尚幸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撫頴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尹之意荅從此言也

荅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
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眞荅語王脩齡若飢自當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渦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旣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矚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諆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桓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益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

馬後寓湘境故爲桂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破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代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延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諸謝皆富貴韓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牀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婿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楊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棒捕兒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不競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南風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通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前奉債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仲彥太山人公卿皆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虎之等啓改作新宮大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

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
韋仲將縣梯上題之仕
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
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知
其心遜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數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著
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遐著稱歷黃門侍郎驃
騎諮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盞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
數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爽爲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云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
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恢也晉
史後爲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窅
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卽寧妹
也生恍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舅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璟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歲二
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年民
知爲人不歡酒寡言語孫權嘗曰
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
風化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
大行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
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年侯還第家人不
顧候左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天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還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於是豁情散
子夏喪其明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衰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未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絶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諮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過毋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字仲悌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塵王道於是録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列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未秉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絶也

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下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爭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戎姓名也自閣上望見使人問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錢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
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
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識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
士義豈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急贍
婚黨救付廷尉侍中傳祗諮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磾與共載去石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迥出牛背上王夷甫自謂風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女
適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關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宋本正上無遐字

萬冀其有客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
陽王尪所暱尪薨太傅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
之操爲中外所歸
累遷司空太傅
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
太傅召之大相委伏用爲長史入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時穨然已
醉情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蒼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婆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蒼已欲以分謗王不爲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
聞善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
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
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曰烏衣之巷吳
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
諸王所居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王簿周旋
何所稍嚴中與書曰於是風
塵自清內外緝穆
無爲知人机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實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檢操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譚氏譜曰譚字子良永興長仪裴頠字逸民河東人父徽魏尚書僕射頠幼有風儁弱冠為太子洗馬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追贈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仕至吏部侍郎

季顯烏程令璨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隄享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眞嘗隱幔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歲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參佐名褒時直為參軍不

五子下有脫誤

沈下宋本無元字

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衝土爲塘因以爲名也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嘗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麪不姓何等可共語諸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婚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受得佳設曰曼漸盛不復爲傅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別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楊尹爲蔚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宫僚屬名曰圉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書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籍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軍五曰火隊亂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遇兩人來詣丞相）和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竟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三師敗績亮於陳攜三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桅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籍女字靜女）謂曰襄陽城樓上俄頃襄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襄庾氏

謝曰襄要高平劉綏女字靜女襄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錄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濛共詣宣武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鸞家業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濛字仲祖最小于有清譽大司馬溫薨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大司馬溫薨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大褰帝舉止自若音韻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正值收廋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水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責感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蠭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囚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次爲東陽希自家蠭陽及溫誅希難衆事敢爲溫所誅濛不自安逃於海陵後還京口廋索無遂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妥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超常爲溫布深謀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攬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攬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公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名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謹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畧畦其防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風浩浩洪流桓慴其曠遠乃趣解兵

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學詠之謂之洛生詠而少有及手掩鼻而已

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將害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桓曰安石作此計當出萬全今發必無成若不如志天下之人誰不我責遂不發

按任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率爾編歷溫左右衛士請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得以寧其國今公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於坐之心頓盡命駕出行鵷笑語移日

王謝詣簡文簡文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政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巾褐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王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

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眞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扶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砂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苦爲慕容儁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本末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同丞相王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宅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旣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遐隱屢辭徵命遂篤尚之稱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山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詩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稱吳興玄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敬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與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什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人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孛星如

粉絮東南行歷須臾至爽星拔太元末唯有此妖不
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
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

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柘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柘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文十傅曰哲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大子太傅殷廣曽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跡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
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上而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曽爲擬賦諸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殷甚以爲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餘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晞來王晞已見齊王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卒贈陽公王太子洗馬小字也卄一與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動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還遂共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橋玄玄謂曰天下方亂英雄並起君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公祖梁國睢陽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
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接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
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因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
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
表待之寘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
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嘏終不許魏略曰
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
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
以官易富鄧玄茂選不得人頗由颺以臺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懍懍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蕃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
之相如每朝時常稱病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
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
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無關籌書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弁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傳子
曰是時何晏以才猜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
徒黨鬻聲名於閭閻京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
求交於蝦蝦不納也蝦有清識遠志然猶歡蝦結友人荀粲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
曰武亭中吳既平止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
意濤爲人當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
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
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寇盜處處蠭起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玉夷甫亦歎云公閒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
後諸王構禍從虜炀起
王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儁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指嘆濤曉
曉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角姿才秀異敘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還看

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祐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事狀辭甚俊偉祐不悅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苟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焉之嘔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對之江外肆其豪橫之心是蛾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大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鑿齒曰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必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岩山東與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聲輒之象國中生人參蔔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勒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陳眞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爲王攻下州郡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輟食吐哺罵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食其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璩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稱掇極貴重之謂之寧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辟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宇眉子東海王城陽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揚劭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王阮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吳有四海之名者求還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悵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甫翰以疾歸府以恬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遊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榮氏編雅荀簉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洋洋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雲露平遼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爲荆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劻
字世彦弘農人楊氏譜曰劻祖嘉典軍校尉父淮黄
州刺史王隱晉書曰劻有器識才量若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劻欲殺之帝素崩得免後兼三
公著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再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很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
也三周嵩之弟周謨
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
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字安期含子
武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覲覦衰尼必與憨慽則王彬別傳曰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邪人阻覽父正並有名節彬爽氣出儕頻有雅正之
韻與不帝姨兄弟佐佐皇業業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

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腳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
傳曰舒字處明垠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比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
父子赴水死昔鄺寄賣友見譏
先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庾云卿自求之褚聆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勝賞
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辟為從事郎庾亮領江州徙嘉部廬陵從
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部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其弟冀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勤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閻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次然而笑裒得嘉奇嘉為裒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
龍山參佐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
戚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
嘆嘉善酣暢雖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曰明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桓
平西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兄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轉從事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楊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及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耶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卒而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相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臨終表其子爰之代爲荆州刺史時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俟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俟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也臨終高讓乃相未蘐敬像爲西蜀將軍手令稱陽親川道恩優將敗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俟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俟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俟所策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猜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二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
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來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卓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兒布鳥門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氐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兵子生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晉前鋒都督謝玄等敗績於淮肥長安城中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玄之字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皆

玄比計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優寀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子時氐賊將可鎮靖此方者簡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嘉賓謂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苟之甚忽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萇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
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
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韶之子太傅
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時
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
義興太守安西將軍謝玄
郗超與謝安書稱玄才名日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傳亮
謂瑗曰小者才名日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傳亮
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王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
史安城太守宋書曰瑗長子獻瑗長子也位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在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
第也歷尚書令在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代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瑾王緒所
出並早亡見恭數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垂愛好果如其言恍與恭爲王緒所
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豫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肓爲郡主簿
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恭勤慎覽不倦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爲從事一歲至
治中流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延以待之累遷丹楊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陜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共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相玄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守甚有惠政

璧言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採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乃濡遂成一劒陽曰干將匠其陽出其陰以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干將匠其陽出其陰以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獻閭閭閭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頴川李府君頴頴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魏魏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
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嶷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幹國之器也虔第卒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
恬撫酵搏務自以爲郡功曹點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辛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
城閱湧高名皆解印
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曰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羅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
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萊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意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側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礼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
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
船請村落皆令煞醉因夜
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
鶴非鷄鶩之網所能羅也
伐惡還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爲功
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魏王辟祭酒累遷
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
少清明廢悟
謂裴公之談經曰不竭裴頠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
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後客問
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選舉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戎爲兒童
種會異之
謖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彥outline河東
聞喜人父潛銅太常秀有風
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問徽出則過秀明人
將車騎陳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歲謚
元公
裴令公曰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廟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魚
社稷之主未施敬而民自敬
頹頹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深遠玄會敬濤
並已見上
羊公鎮洛郭奕爲野王今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
才望重雍州
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
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繇歷車騎掾娶樂安國統女生五子秉治武亮恰也 祐永嘉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宛若成人遘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各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嗜怪共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亮楽至到過也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東平畢卓實中散之流也吏部郎虞文曜山虞缺當選濤薦咸清貞貴尚寡欲則

晉陽秋曰咸縱誕不拘禮法為鄉閭所擯不得志於本州乃自謂能彈琵琶者當時比之於阮瞻之善名理者比之於王弼故稱阮咸之之舉阮咸以為吏部郎世而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小王不能用益惜矚世之儁莫識其意解其清貞寡欲則

之外之意

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為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軍謀祭酒文籍志曰武集二卷梁有錄一卷亡

濤薦曰武清通推之士東留上計掾補太子洗馬轉尚書郎出為始平太守徵為散騎常侍卒

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裴清通

裴頠晉書曰武字文逸有器望弱冠知名少時同郡劉公榮名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陰及二弟故蔑皆絕角見稱並人當造周周兒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軸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字

夏不減帛伯納言
地陂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上中憮然不樂時類憚其風格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衛玠字叔寶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聞長史甫謐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若可活不養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卿以峰刈也夜使椎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升墓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惜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甚驚不覺有心彩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嘆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

節槩焉紀曰王

堪字處沖太原人慕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堪見狀頭有風易謂濟曰叔父用此何爲邪曾看不堪矣曰龍中佳時時既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玄言奇趣濟所未聞嘆而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堪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遠乘馬卒然便馳騁步足不

異於濟而焉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跨其騰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以上人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矣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自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假問見湛嘆服其德宇量弘濟不比魏舒有餘湛清出方山濤不是下比魏舒宇量弘濟不比魏舒有餘湛清出方山濤不是下

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卒與參佐射戲常為坐畫籌後值明人少以舒充數於中加籌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顏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視不鳴不躍者耳褚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祖父先生後也陶聰惠純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時俱成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

之寶不匱
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上平吉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救令條列名狀還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弼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未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其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凜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璨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頁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俊常嘆曰陸士能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綸綿五經爲綢帛坐謙虛爲廣廈張義讓爲幃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頠惜之畫贊曰濤有
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沖嘏
是親兄弟三安豐男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相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
監光祿大夫漢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人倫爲世人許以卞智之名自相
國在長史由是稍衰州刺史以貴簡補按劉氏譜劉邠
女武周女生胡洛中錚錚名孫是播子 曾略後曰
宏漢并王氏譜至大小正生孫八王故事口孫
播字長樂大尚書以才悟識當世之宜最早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
王所 孫與邢喬俱以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拳才明純粹郭 晉諸公贊曰喬字曾純河間人
有才學仕至司

錄校弼順字曼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覩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
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康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大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益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
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滯陽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象曰卿自是當世大士宜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嘗我嘯嵩之為卿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王夷甫云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衍好人倫惜無所裁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狷也近將汙人太傅凝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侔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岳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但與長才酒大才邈清才也